

青海民族学院学术丛书之三十九

往事里淋湿的情怀

——鸿颖散文诗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责任编辑：康　瑛
封面设计：李宏勇



李宏勇，笔名鸿颖，巴·鲁白。现年22岁，中共党员，系青海同德县人。自幼酷爱文学，17岁开始用藏、汉两种文字习作。有散文、诗歌、小说、译文、论文、歌词等250余件作品分别散见于《联合文艺》、《沿海文艺》、《青春诗刊》、《雪莲》、《散文诗》、《南方文化报》、《中国土族》、《临潼文化报》、《青海日报》、《西海都市报》、《西宁晚报》、《青海广播电视报》、《党校教育》、《青海青年报》、《山南文艺》(藏文版)、《西藏文艺》(藏文版)、《西藏日报》(藏文版)、《甘南报》(藏文版)、《达赛尔》(藏文版)、《甘孜日报》(藏文版)、《阿坝日报》(藏文版)、《日喀则报》(藏文版)等省内外多家报刊。散文诗入选《2004年度中国散文诗精选》；诗歌入选《中国当代诗歌选集》。藏文专著《落叶记》正准备出版。曾获有"联合文艺奖"、"二十一世纪文学选拔赛新苗奖"、"中国乡土文学奖"、"未来之星奖"等20余项并授予"校园诗人"称号。系北方诗人协会会员；中国乡土作家协会理事会会员；沿海文化传播中心创作协会会员；青海青年报特约通讯员等职。另曾担任过校园文学社团《河湟草》主编。现就读于青海民族学院藏学系03级汉藏翻译班，副修汉语言文学(本科)。

ISBN 7-225-02760-3

9 787225 027609 >

ISBN 7-225-02760-3
I·506　定价：11.80元

青海民族学院院长基金资助项目

往事里淋湿的情怀

李宏勇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里淋湿的情怀/李宏勇著.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 12
ISBN 7-225-02760-3

Ⅰ.往… Ⅱ.李…Ⅲ.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散据核字(2006)第 165365 号

往事里淋湿的情怀

李宏勇 著

出 版
发 行：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0971）6143426
发行部（0971）6143516 6123221
印 刷：西宁罗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5. 25
字 数：120 千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 000 册
书 号：ISBN 7-225-02760-3/I·506
定 价：11. 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新鲜的怀旧

——序鸿颖散文诗集《往事里淋湿的情怀》

龙仁青

此刻已经是初秋季节，随着高原短暂的夏天的结束，那些喧闹与浮华也随之消隐。青洽会上的礼花留在了记者们热情洋溢的文字里和摄影镜头里，环湖赛上的欢歌也已经被那些留下了微笑的外籍运动员带回了他们的家。一切归于沉寂，一种属于秋季的怀旧情绪弥漫在这高原的大地与天空之间。

天色迷蒙，有凄冷的风在不知所往地游荡。就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我阅读着鸿颖的散文诗集《往事里淋湿的情怀》。这位22岁的青年，却用他有些凄然的笔调写下了与这个季节如此吻合的美文来。我沉醉在他的这些美文里，我的心情与窗外的秋景几乎有着一种自然天成的默契。

我想到了怀旧这个词。

鸿颖的散文诗集《往事里淋湿的情怀》收录了他发表在全国一些报刊上的散文诗80余篇。在这个书名里，这位年轻的诗人用了两个与怀旧有关的词汇：往事、情怀。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个刚刚20出头的在校学生的文笔，在他这个年纪，他的生活应该与青春、活力、烂漫、火热，甚至是酷毙了、帅呆了等新鲜词汇和一些网络用语构成的，而鸿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沉静在往事里的怀旧情怀呢？

我记起了与他相识的那个季节。

也是秋季，也是迷蒙的天色，也有四处游荡的不知所往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风。青海民族学院邀我去学校，在他们为学生举办的文学讲座上与那些热爱文学的学生们座谈。探讨、提问、解答……一次精神的大餐很快就到了尾声。座谈结束了，当我走出学校大门的时候，一位男生追了出来，他向我做了自我介绍，我才知道，在这校园里，居然也有一个跟我一样用汉藏两种文字写作的文学青年。在那一瞬，我似乎看到了我往昔的影子，眼前的这个青年分明就是我青春时期的一个翻版。类似的求学经历和相同的文学爱好，使我们在那一片刻都感到了彼此的熟知和亲近。这位男生就是鸿颖，大名李宏勇，还有个藏族名字叫巴·鲁白，目前就在这所学校藏学院就读，副修汉语言文学。

之后就开始了交往，是那种淡泊、清净，甚至有些疏远的交往。在这期间，他偶尔拿一些他刚刚完成的作品给我看，我也会把自己的作品推荐给他阅读。这几近是一个没有掺杂任何杂质的纯精神的交往。在这个过程中，从我们的交谈中，我还知道了这位青年与我的又一个相同的经历：他的父辈也跟我的父辈一样有过一次近似流浪的迁徙史！

六十年代中期，我的父辈背着简单的行囊一路流浪，从河湟谷地的田野走进了青海湖畔的草原，并在湖滨草原上安家落户。我就是在那片叫铁卜加的草原上出生长大的。这次迁徙看似简单，但却蕴含了太多的艰辛与酸楚：这是一次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碰撞和交锋，它甚至是违背人类文明的发展潮流的——在生产工具和生活方式渐次走向进步和成熟的时候，人类文明的发展潮流是从游牧走向农耕，而我们的父辈却背道而驰逆流两上从田野走向了草原！鸿颖的父辈同样也是经历了这样一次迁徙，同样也是从汉族农耕文化气氛浓郁的河湟谷地漂泊到了藏族游牧文化背景下的巴水河边。

这可是一段貌似简单但却复杂的心路历程啊！

有人把人类的迁徙史依据历史的久远分别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史前人类带着游牧性质的自由流浪；殖民地时代带有梦幻性质的寻访家园；战乱年代带有远足性质的大规模逃难；当今时代带有求生性质的异域移民。

简单地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史。在这迁徙的脚步声中，文化上的交融和渗透是一种可以用残酷这个词去形容的极为漫长、极为艰难的过程。这种过程反映在一个个体的人身上，就表现出了对失去的往昔岁月的无限流连和对所处环境的被动认同。以回忆的方式走近往事，便是经历了长途迁徙的人类所共有的一种精神气质。离经历迁徙的时间越近，这种气息就越加明显。

我一直坚信，父辈的心路历程或者由于这种心路历程而留在内心深处的那种精神气质会以遗传的方式进入他们后辈的血脉之中，后辈们虽然不再经历迁徙和流浪，但却能准确无误地进入到与自己的父辈一样的文化心态之中，用怀旧的目光去抚摸那些父辈们所钟爱过的土地和土地上的物件，尽管那些物件已经有些锈迹斑斑，也去抚摸父辈们永远难以释怀的泥土和生长在泥土里的麦子：

麦子，我说你很美，尤其是你的颗粒，有一种土壤般朴素柔和不事喧哗的质地和本色。

麦子，循环往复，与万物相生长。麦子的生生世世似乎很苦，它行走在民间，对人类给了一种温馨的内涵，在流放的岁月里低血般凝重。

——引自鸿颖散文诗《麦子》

我认为鸿颖就是这样一个继承了父辈的精神气质的人，从这个意义上去看，也就不难理解飘散在他的散文诗作品中的那种挥之不去的怀旧情结了。

鸿颖出生在同德草原上的巴水河畔。这里是他的故乡，对鸿颖来说，父辈们心中那种难以融解的文化矛盾在他这里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融解，并且体现得天衣无缝。如此，在鸿颖的散文诗作品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那种对故乡的无以复加的赞美，尽管在他的父辈心目中有着另外一个故乡：

巴水河，我注定再次和你遭遇，就像生命中的某个词，飘浮在时间的水波之上，总是缄默总是微颤。

……

今晨，我沿着陡峻的巴水河，朝我的故乡行驶，有一种声音难以遮断，就像远古的哭声，在通往故乡的路上，无法排遣你的胸怀，乡路是根长长的记忆之弦，雁鸣是拨动丝弦的纤指。我用热情的目光，一路捡拾巴水河岸的所有诗句，我心情的丢弃处，残留着泥香。

——引自鸿颖散文诗《秋天的巴水河》

巴水河是一条承载着历史的河流，同样也是一条承载着文化的河流。说起巴水河，就不得不提到吐谷浑，这个在历史上完成了从辽东到青海的长途迁徙的游牧民族，曾经把自己的国都迁建到这里，并在巴水河上修建了一座有着开创意义的河历桥——展翅高飞的雄鹰一样的桥。流浪的经历和历经数年的长途跋涉，使吐谷浑民族的身上一定散发着一种清淡但却持久的怀乡的气味，他们永远怀念着那个他们再也不能回去的远在辽东的老家。

鸿颖作为一个有着浓重的诗人气质的青年，他敏感地捕捉到了这种气味，同样这种气味也附着到了他的身上。我认为对一个文化人来说，这可能也是历史的必然。如此，我们又能够进一步理解鸿颖散文诗中的怀旧情结了。

说到这里，我恍然又发现了我和鸿颖的又一个相似的地方：

我和鸿颖的故乡，都是吐谷浑这个在历史上业已消失了的民族曾经驻足过的地方——我的故乡铁卜加，至今还耸立着吐谷浑王国的都城伏俟城，这使得我的故乡有了一种文化上的深度。

或许，这个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奔波的民族，把一份怀乡的惆怅就这样遗留到了历史的云烟之中，也留在了像我和鸿颖这样一些诗人气质的人身上。

沉醉在鸿颖带给我的美文中，我也品读出了在这浓厚的怀旧气氛中，却有着一份新鲜，那样纯净，那样自然，我于是感叹着：这是新鲜的怀旧。

2006年9月20日于西宁

目　　录

序 ……龙仁青
秋天的巴水河……(1)
关于父亲……(3)
心中的青海……(5)
草原,我为你歌唱 ……(8)
故乡的月色 ……(10)
泥土 ……(12)
往事里淋湿的情怀 ……(14)
忆母亲 ……(16)
乡村晨啼 ……(18)
颤动在心头 ……(20)
路过湟源峡 ……(22)
校园春晨 ……(24)
夜很深很凉 ……(26)
行走在乡间 ……(28)
苦涩情怀 ……(30)
内心的音符 ……(31)
故乡 ……(33)

爱羽飘飘 ……(35)
鹞子沟 ……(37)
恋情深 ……(39)
都市写意 ……(40)
失声的夜晚 ……(43)
情系高原 ……(45)
家乡的春天 ……(48)
今夜,思绪飘飘 ……(50)
炊烟中的村落 ……(52)
低语轻诉 ……(54)
月下情思 ……(56)
伤逝 ……(58)
审视一场暴雨 ……(59)
感觉乡情 ……(61)
五月花香 ……(63)
选择离开 ……(65)
沿途所见 ……(67)
西海固 ……(69)
心灵潮汐 ……(71)
内心的倾诉 ……(73)
下雨天 ……(76)
窗外朦胧 ……(77)
情系草原 ……(79)
行吟草原 ……(82)
只是想想 ……(8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秋天,我回眸田野……(86)
麦子 ……(88)
山歌 ……(90)
雨巷 ……(91)
春天的会期 ……(93)
淡远的心景 ……(94)
花:无声地绽放……(97)
喀纳斯湖 ……(98)
断流的爱……(100)
阳光女人……(101)
三月的风……(103)
我的爱对你说……(104)
心潭旧影……(106)
春雨的韵味……(109)
心灵碎片……(110)
一条山路……(112)
在雨中……(114)
仰望中写下的碎语……(115)
篝火又起……(118)
思念深处……(120)
行走的心境……(122)
难言的伤痕……(124)
六月十二日夜……(125)
乡村夜曲……(127)
行游中的组曲……(128)

等待……(131)
美丽的夏天……(133)
关于爱……(135)
雨中情怀……(136)
紫薇花下……(137)
思念的每一夜……(139)
归乡……(141)
关于秋天的叙述……(143)
内心的节奏……(145)
秋月·麦场……(147)
雨天,想起你……(148)
乡下,我亲属们的姿态……(150)
湟源三题……(152)
后记……(154)

秋天的巴水河

秋天来临，天气一天一天凉了下来，季节的脸色有些苍白而疏远，波光流转处，河流转换韵脚，乃是另一种轻风流水的知音。阳光依然寻找一些残留的色彩谈话，田野里的色彩被风抽走，留下的只是一片苍凉，这是错还是对？阳光有多种理由，草木有多种说法，总有一种情结解不开，细节也许在季节之外……

巴水河，我注定再次和你遭遇，就像生命中的某个词，漂浮在时间的水波之上，总是缄默总是微颤。郊外的阳光，静静地铺在一张纸上，干枯的水草压低了你的声音，在水中搅动起你的情感，总是秋菊带走你的诗意和芳香，在一种断裂声或是凋谢声中扬起的笑靥，早已撒落湮灭在成长的那场风中。

秋天的巴水河，戴着朦胧的面具，向盆地向故乡的田野不断漫涌着你苍老的泪。信守着与季节的邀约，你的骨头已变得冰凉，走路的脚步显得迟缓，两岸却还盘桓爱的迷狂。一棵树，另一棵树；一座荒山，另一座荒山，你走得何其艰辛寂寥。在秋天的梦里，有种亘久的漂泊的渴求，像你流动的爱，深入人心，深入凝重的思绪和一片泥土，从时序里缓缓地流过，充满着丝绸般的柔情……

也许，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溪水像乳汁终日奔流，时间久

了就有这道河水。河水像童话滋养了远行人的童年。无论在何方，我一想到涓涓的河水，眼前就出现黑土地的事情：玩沙玩水的小伙伴，通身黑亮的大黑狗，还有鸟的轻唱和母亲温暖的呼唤……

今晨，我沿着陡峭的巴水河，朝我的故乡行驶，有一种声音难以遮断，就像远古的哭声，在通往故乡的路上，无法排遣也无法拒绝。乡路是根长长的记忆之弦，雁鸣是拨动丝弦的纤指。我用热情的目光，一路捡拾巴水河岸的所有诗句，我心情的丢弃处，残留着泥香。

巴水河，秋天里的芨芨草哭成了胡须。太阳总是孤独地行走，两岸的树木都在秋风里摇响，石头已借一种姿势，在草丛中跪定。在这里，我从未听到过的故事，这些比石头更沉寂的故事，谁都未提起过。

落叶哗哗纷飞，就像南飞的鸟群，拍打在蓝色的水面上，有一种飘零的思绪无从说起，淡淡地忆取他曾缠绕的气息，轻盈而细微。纵使想念忆取飘飞的青衫，心里只感到一种酸楚，冷冷的眼睛无法扫除这种自然的忧愁。在这种由泅渡构成的尝试中，我在故乡人们的脸上看到对你的感激，也因此，我以一种诗人的姿势迈入你的身前……

在这秋季里，开放和干枯都是一种过程，得到和失去，有时只能是记忆。在这儿，我不敢赞颂你，我的巴水河。只因为害怕，一旦赞颂，怕你会离我面去。不赞颂，可我的爱，无处存放。就这样，我在你的岸上永远感动着，你永远叮咛在我的梦里。

此篇于 2005 年 12 月 19 日发表在《西海都市报》

关于父亲

一片黑土地，牢牢地，拴住了父亲的一生。

劳动中，抡起连枷的父亲，亘古而默默地坚守在故乡的土地上，钢的坚强，渴望在心的深处。在大山里种下自己，耕耘农事，抬头与低头之间都是黑土，属于他的春秋，被犁尖划出道道深痕。

绿洲滚滚，总是给人以幻想。麦田一波一波地荡漾，父亲在田间一闪一闪地劳动。不息的劳作，轮回着挥汗的艰辛，流血的无悔，牺牲的文章……

岁月如水似驹。面对纷至沓来的艰辛，父亲就像身陷逆境的过河卒，倔强地挺起瘦削的身躯从容应对，披坚执锐，跋山涉水，从不嗟叹和屈服，低矮的土坯屋终于飘荡起舒心的笑声。永远忘不了，父亲冒着炎炎赤日，光着膀膊，穿着黑色粗布的裤衩，在麦田间除草、浇水，身上沾满淌水的泥巴，宛如是一个土人；永远忘不了，父亲牵着老黄牛挑着沉重的犁耙荷月夜归，想起这些艰难时，根根绵长无尽的线呀，拴住了我的心。

每每细细的阳光，从草帽上渗下来的汗带着朴素温暖的气息令人感动。特别能吃苦的他，在田野里翻动着体力。父亲，握一把铁锹，弯下的腰直起来，再点上一支烟，看看挂着帘子的天，

再瞅瞅疯长的那嫩绿绿的麦田，最后瞥一眼身后的语言，把一丝温馨装进心里，那表情，就像我刚刚发表的诗稿，闪亮在我的眼里……

在大山，锄头和镰刀，还有犁铧前他所恪守的誓言，饮啜泪水和辛酸，向往层层折断，变得羸弱……

父亲，弓一样的背脊，在故乡的田野上徘徊着……流不尽的汗水以原始的方式流淌着……

就这样，父亲他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美丽的青春年华献给那些艰难岁月，整天唠唠叨叨地一节一节的烦恼、一茬一茬的心事，和那些苍生的记忆，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地头的一草一叶听。

这片土地，这片田野，父亲赖以生存的家园啊。

面对这片土地。面对这片田野。我理解父亲，理解父亲皱纹里深藏的牵挂。早出晚归的他，固守一种姿势，一站就是几十年。无怨无悔地守卫着属于自己的那块土地，呵护着头上那片蓝天。

作为家庭的擎天柱，父亲不敢歇一歇肩上的重担，他把过去的岁月和田野一起投入到胸膛的烈火里，傲然独立，威武不屈。

关于父亲，唯有读懂田野的人，才能读懂他，因为，他也跟父亲一样的，一定会有许多吃苦的经历，经历中有双手和心灵征服的积累。

此篇于2006年6月20日发表在山东《临淄文化报》(总第72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